

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强档播出
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

长空铸剑

王玉彬 王苏红 著

蓝天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强档播出
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

长空铸剑

王玉彬 王苏红 著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空铸剑 / 王玉彬, 王苏红著,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04.7

ISBN 7-80158-505-4

I. 长... II. ①王...②王...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6841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 100843)

电话: 66983715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7.25 印张 63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8.00 元

片 头

巨大的轰鸣挟裹着强烈的冲击波骤然爆响。其势之威猛可谓振聋发聩，撼人心魄，犹如惊蛰时节唤醒世间万物，报告春天降临而炸响的第一声雷鸣。

停机坪上。数十架最新型战斗机——“蓝鲨”威武雄壮，列阵严整，引擎轰鸣，几十个尾喷口吐出的烈焰气浪腾腾冉冉，在朝阳的照耀下，折射着魔幻般的光影。

轰鸣声渐而舒缓，发出类似鸽群鸽哨的混响。

鸽哨般的回鸣中，一架架“蓝鲨”矫健地滑出停机坪，滑过滑行道，滑向起飞线。

起飞线上，“蓝鲨”机群呈箭形列阵，竖羽待飞。

骤然间，更为强烈的，震耳欲聋的声浪猝不及防地再度爆响，几乎把人们的心脏击穿……

轰鸣声中，静态的机群以超乎常人想像的巨大速度，弹射般跃出，挟雷掣电，飞驰在宽展的跑道上……

瞬间，“蓝鲨”昂起了鲨鱼一般怪异凶狠的头颅，机身随之拔地而起，跃向高远的天空……

天空。

强大的机群铺天盖地，直面俯冲过来，在充斥整个银幕的刹那，一个加力跃升，整齐翻转拉向天际，继而反转过去，在空中划出道道亮丽的弧形航迹，飞往远方……

与远去的机群方向相背，片名在雄壮的《空军进行曲》的乐声中大速度推出……

《长空铸剑》。

音乐声中，片名隐去的天空。

“蓝鲨”成四机、双机、单机做着各种精彩的特技动作……

各种精彩的特技动作在相机快门闪动的“咔、咔”声中，分别由底片显影为一幅幅美仑美奂的摄影艺术照片。

照片中“蓝鲨”的各种身姿在朝霞、蓝天、白云、夕照等不同背景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凶悍威猛。

随着相机快门的“咔咔”声，一幅幅“蓝鲨”神采各异的照片在显现，不同季节和时光的天空背景，犹如水墨国画的艺术留白。

不同的留白处，分别打出演、职员表……

音乐在继续……



No 第一集

一、空军望海机场军人活动中心广场

雄壮的《空军进行曲》从广场高音喇叭中传出，愈发激越嘹亮。

雄伟的广场上，钢铁一般严整列队着身着空勤、地勤、迷彩、制式军装的107师各飞行团、场站、机关直属部队的数千官兵。

副军长梁云翰和107师领导均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站在队列前面。

面对广场的军人活动中心，是一座新颖、现代的恢弘建筑，建筑的醒目之处悬挂着巨大的“八一”军徽，令人油然而生出军人的神圣和庄严。

师参谋长沙望垠跑步出列。音乐戛然而止。

沙望垠下达口令：“全体注意，立正——！”

“啪！”广场上数千官兵犹如一个人一样，发出同一个声响，横成列，竖成行，肃然而立。

沙望垠跑步至梁云翰面前，敬礼报告：“梁副军长，107师全体官兵集合完毕，请指示！师参谋长——沙望垠。”

梁云翰还礼：“大会可以开始！”

沙望垠：“是！”转身下达口令，“稍息！”

数千官兵又像一个人似的，全体跨立。

沙望垠宣布：“大会现在开始！请梁副军长宣读任命命令！”

梁云翰走出队列，威严地巡视着部队，展开文件：“命令！”

部队全体立正。

梁云翰：“任命空军作战训练实验中心副主任萧广隶为107师师长。”

萧广隶出列，向全体官兵敬礼。

沙望垠眼睛的余光瞥了萧广隶一眼。

梁云翰继续宣读：“任命航空兵103师副政治委员季浩苏为107师政



治委员。”

季浩苏出列，向全体官兵敬礼。

师副政委闻东玉垂着眼帘，胸脯大幅度起伏。

沙望垠面对官兵：“请稍息。”

部队再次跨立。

沙望垠：“下面，请新任师长、政委讲话。”

萧广隶目视前方，纹丝不动。

季浩苏看了萧广隶一眼，眉头微皱。

萧广隶：“季政委，你说吧。”

季浩苏语气中带着些许不满：“那我不谦让了。”

季浩苏“啪！”往队前一站，肩平背挺，俨然一介赳赳武夫。

季浩苏：“同志们！”

队列回应出齐整的立正声。

季浩苏：“请稍息。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就要朝夕相处了。如果问我季浩苏此时此刻的心情，4个字——诚惶诚恐。因为我所面对的，是一支光荣之旅，抗美援朝战功赫赫，国土防空战绩辉煌，去年，又率先装备了世界一流的‘蓝鲨’战斗机。而且，再有两天，又将迎来安全飞行10周年。我在航空兵部队工作多年，深知10年安全，3000多个日夜不摔一架飞机，没发生一起严重飞行事故，是何等的不容易！这个时候来到这里，作为新任政委，我有泰山压顶之感！面对这样的压力，我的表态是4个字——竭尽全力！我的话完了。”

广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队列里，323团飞行员燕扬对旁边的飞行员高转转悄声说：“乖乖，一个任职讲话，归里包堆8个字：诚惶诚恐，竭尽全力。够干脆！”

高转转眯着眼：“还有更干脆的，一个字不讲。”

燕扬：“你说新师长？不可能！”

高转转：“等着瞧。”

沙望垠：“大会继续。请新任师长萧广隶讲话。”

萧广隶摆了下手：“政委已经表过态，我不重复了。”

队列里的燕扬惊讶地张开嘴，想对高转转说什么。

高转转眯着的眼睛里透着一丝诡秘和得意。

沙望垠：“现在，按照大会议程，请师副政委闻东玉讲话。”

闻东玉出列：“同志们，讲两点。第一，我首先代表107师全体指战员，对新任师长、政委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广场一片掌声。

闻东玉：“第二，后天是我们107师安全飞行10周年的纪念日。上级已经决定，暨时将授予我师‘安全红旗师’的荣誉称号！同志们，这是我师全体官兵在前任师长，现在的梁副军长领导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结果！……”



梁云翰感慨的目光。

闻东玉：“……这是我们的空地勤人员一个起落，一个起落，用汗水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尤其是我们的323团，他们在装备了科技含量极高的‘蓝鲨’战斗机之后，不仅没有发生任何飞行事故，甚至连事故征候都没有，他们是我们107师的骄傲！……”

梁云翰带头鼓掌。

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323团的飞行员腰板挺得笔直。团长魏山河嘴唇紧抿，一双如同豹目的眼睛瞪得直愣愣的。

321团团长安贺鹏掌鼓得像打拍子，目光里闪着不服和讥讽。

闻东玉愈说情绪愈激动：“……同志们哪，风风雨雨，107师从昨天的辉煌走到了今天的辉煌，这是几代人的奋斗开创出的大好局面。每当面对一面面锦旗，一块块奖牌，我都会想起为了这些辉煌流过鲜血和汗水的每一个107师人。其中，也包括了在座的每一个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可以这样说——没有你们的不计得失，没有你们的默默牺牲和无私奉献，就没有107师的10年安全，就没有107师的今天！大家知道，107师是个英雄辈出的部队，迄今为止，我们师已经出了39位将军。也许在不久的将来，107师还会诞生第40位、第41位，乃至更多的将军！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愿意为他们而鼓掌！”

掌声。

闻东玉侧身对着两位新任主官，鼓掌微笑着，笑得意味深长。

季浩苏的目光闪过些许不快。

萧广隶面无表情。

闻东玉：“……同志们，后天就是我师安全飞行10周年大喜的日子！各级领导要来，各大新闻单位的记者团已经陆续抵达我师。今天的预演结束后，各单位抓紧把横幅挂起来，彩旗插起来，彩灯拉起来，让首长和记者们一进大门，就能感受到107师的光荣历史和崭新的精神风貌！”

“哗——”掌声一片。

二、望海机场招待所小楼

“哗——！”

卫生间的莲蓬头水流如注。

一个健壮的男性裸体正在冲澡。

一双大手在涂满洗发水的头上抓挠着，抓出满头满脸丰富的泡沫。

电话铃声急促响起。

男裸抓过浴巾，胡乱将脸上的泡沫一擦，又把浴巾拦腰一围，掩住私处，转过身来。

他是107师新任政委季浩苏。

季浩苏围着浴巾，顶着一头奶油蛋糕似的白色泡沫冲出卫生间，冲进卧室，一把抓起电话：“喂，我是季浩苏。”





电话声：“很冒昧，季浩苏政委。想请你回答三个问题。”

季浩苏愣了一下：“你是谁？”

三、营区

办公大楼的一个个窗口。

电话声：“不要问我是谁，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问的问题。”

四、招待所小楼

季浩苏干咳了一声，皱皱眉头：“讲！”

五、营区

大院里的一座座平房、楼房。

电话声：“政委同志，我提三个问题：第一，你走马上任的时机很好，107师的桃子熟了，树是别人栽的，不知道你这个新政委吃着味道如何？”

六、招待所小楼

季浩苏一手抹去淌到嘴里的泡沫：“正在品尝。一般说来，我的味觉神经还不错。”

电话声：“请不要打断我。第二个问题，请问政委同志，你如何看待飞行事故？”

季浩苏：“飞行事故不是一个美丽的存在，但它是飞行事业的一部分。对不起，我又把你打断了。”

电话中的人似乎笑了一声：“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没必要道歉了。众所周知，当了107师的师长、政委，半个屁股已经坐在了将军的椅子上。不过，近些年部队和地方都存在一个怪现象，晋升的人大多是有背景的，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近亲繁殖？”

季浩苏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刚要开口，电话听筒里发出“嘟嘟”的忙音。

对方已经挂机了。

季浩苏有些恼火，“啪！”地摔掉话筒，手指着电话机，如同指着那个人一样地大声说道：“这个问题本来没有必要回答。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告诉107师每一个人，我和萧师长的上任没有任何背景，自然也不存在近亲繁殖！”

头上的肥皂水四下流淌滴答，糊了季浩苏一脸……

七、池塘

池塘边。一个戴草帽的老者雕塑似的在垂钓，似乎觉得热了，雕塑活了，摘下破草帽扇了起来。



八、荣誉室

宽大的荣誉室内展厅一个挨着一个，挂满了各种奖旗、奖牌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击落敌机的图片和中央首长接见英模人物的照片。

宣传科长俞聪正在指挥干事黄军悬挂10年安全的金牌。

323团团长魏山河走了进来：“嗨！俞科长，10年安全的金牌已经挂起来啦。”

俞聪：“魏团长，给参谋参谋，挂这儿怎么样？”

魏山河：“挺好。”



俞聪苦着脸：“闻副政委指示一定要醒目，东挪西挪，折腾半天了。”

魏山河退后几步，又看了看：“我看这儿行。很醒目。”

俞聪叹了口气：“唉。一个安全10周年，快把人折腾死了。”

魏山河笑：“你最好等会儿再咽气，我这儿还有事要你帮忙呢。”

俞聪：“那就快说，趁我还在苟延残喘。”

魏山河：“俞科长，能不能帮忙找一些资料，我想让团里的飞行员开阔一下视野，看看近几年国际航展的飞行表演。”

俞聪一拍脑门：“哎哟！你要不提资料我差点儿给忘了。梁副军长指示马上给你们323团拍一组驾驶‘蓝鲨’的资料，送军部呢！”说着抓起照相机往脖子上一挂。“魏团长，你要的资料先缓缓，咱先解燃眉之急吧！”

俞聪拉起魏山河就往门外走。

干事黄军：“哎，科长！金牌怎么办？”

俞聪：“就挂那儿了！你先干着。”

九、荣誉室门外

贺鹏骑着摩托，风驰电掣。驶过荣誉室门外的飞机塑像，戛然而止，调头又拐了回来。

这是一架抗美援朝时期的拉-11螺旋桨战斗机，飞机机头上的五颗耀眼的红星标志着它的战功和辉煌。

贺鹏跳下摩托，围着飞机塑像转了一圈，正要跨上他的“本田”，魏山河和俞聪从荣誉室走出。

贺鹏站住了：“哟，魏大团长。到荣誉室来啦？”

魏山河：“是啊。”

贺鹏：“选好位置了？”

魏山河：“什么位置？”

贺鹏：“你和‘蓝鲨’的英雄照，准备悬挂到哪个展厅啊？”

魏山河这才听明白。笑笑：“正犯愁呢。抢眼的地方全被占领了。要不，干脆搞个塑像立这

儿得了。”

贺鹏拍了拍“拉—11”飞机：“连这儿也要占领？魏山河，你的胃口也忒大了吧？”

魏山河：“新装备替代老装备嘛。就像我们的‘蓝鲨’逐步取代你们的‘歼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贺鹏：“且慢。历史再发展也不能抹煞历史！这架老式的‘拉—11’飞机代表了什么，阁下恐怕不会不清楚吧？”

魏山河：“贺团长有何见教，请直言。”

贺鹏：“这是我们321团的辉煌和骄傲！瞧它背上扛着四个大刀片，整个一土老帽不是？别忘了，抗美援朝空战，它愣是把美国最先进的F—86给揍下来了！螺旋桨打喷气式，堪称世界空战史的奇迹！谁创造的？我们321团！你323团不就是装备了最新型的‘蓝鲨’战斗机吗？战争一旦来临，我们团的‘歼七’飞机照样能够再创奇迹！嘿，新装备也好，老装备也罢，还指不定谁先打下敌机呢！”

魏山河大度地笑笑：“那是。贺团长看问题一向深刻。”

贺鹏斜了魏山河一眼：“俞科长，帮个忙，给我和我的‘拉—11’合个影！”

贺鹏站在“拉—11”飞机一侧，昂首挺胸，壮怀激烈。

俞聪举起相机：“贺团长，表情太严肃了吧？”

魏山河：“贺团长要的就是这气势！”

贺鹏瞥魏山河一眼：“那是，这叫气吞山河！”



十、营区

西斜的阳光燃起一把大火，把营区照得一片艳红，红得有些异样。

一个戴着金丝眼镜，颇有儒者风度的老者从树林子里走出，看着不远处的池塘。

十一、池塘边

静谧的池水在艳阳的映照下，诡秘地闪着粼粼的波光。

戴草帽的老者仍雕塑般地蹲在塘边，把竿垂钓。

十二、营区

树林边戴金丝眼镜的老者犹豫了一下，刚欲迈步。

军容严整的两名巡逻哨兵出现在池塘边上的大路上。

戴金丝眼镜的老者又退回树林……





十三、池塘边

池水平静。突然鱼漂儿在水面上沉浮晃动。

池塘边的树林边，戴金丝眼镜的老者又出现了，目光朝水面望着。

鱼漂儿晃动得愈发厉害。

鱼竿纹丝不动，任凭鱼漂儿沉浮晃动。

戴金丝眼镜的老者诧异地朝垂钓者望过去。

草帽下是一张黑黢黢的老脸，耷拉着眼皮，没有表情，整个人像一尊古化石。

十四、招待所小楼外

槟榔树下，一个瘦高个子抽着烟，围着小楼转来转去，远远看过去，像一株会移动的槟榔树。

有个人顺着花径朝小楼走来。

瘦高个子仔细看了看，正是他等的人——新任师长萧广隶。

瘦高个子赶紧掐了烟，拎起地上的提包，准备迎过去。

这时，司机小万出现在萧广隶的身后。

小万：“萧师长，我们几点钟去望海火车站接人？”

萧广隶站住了，沉默片刻，转过身：“走！上车。”

瘦高个子望着萧广隶远去的身影，放下提包，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点上了。

十五、公路上

飞驰的桑塔纳轿车。萧广隶和司机小万并排坐着，谁也没话。

偶有车辆交会，带出的风声使得车内更加沉闷和紧张。

十六、招待所小楼

季浩苏在踱步，眼睛不时地望着电话。

季浩苏站住了，两只眼珠子瞪着电话，似乎要瞪出个结果。

竟然，电话机被他瞪响了。

季浩苏像意犹未尽的斗牛士，几步上前，刚要抓话筒，发现不对，原来是门铃在响。

季浩苏冲着门喊了一嗓子：“进来！”

门开了，瘦高个子走了进来，一伸长蛇腰，打了个敬礼：“政委！”

季浩苏打量着他。

马成喜：“老首长，不记得我啦？您在103师当团政委的时候，我是场站管理股助理员。那时候我闹的笑话多啦。”

季浩苏笑起来：“想起来啦。你就是那个荤、素段子可以编一本经典笑话集的马大个儿嘛！”

马成喜连连点头：“对对对！我就是马成喜。我调到107师快两年啦，现在是场站营房股长。”

季浩苏将马成喜上下打量了一番：“哦。马股长。请问马股长，1分钟多少秒啊？”

马成喜愣了片刻，恭敬地回答：“1分钟60秒，政委。”

季浩苏：“不对吧？1分钟100秒可是你的版权啊。记得当时别人告诉你是60秒，你还很生气，说1分钟怎么是60秒，太不好计算了嘛。”季浩苏说着又大笑起来。

马成喜很感动的样子：“哎呀政委，这么多年了您还记得这些小事，谢谢政委！这说明政委真的没有忘记我马成喜！”高兴地看了季浩苏一眼，“政委，我没打扰您吧？”

季浩苏：“来都来了，还什么打扰不打扰。说吧，什么事？”

马成喜笑笑，将手上的包一提：“政委，我来给您送床电热毯。”

季浩苏刚刚洗去一身的燥热，一听电热毯，手一挥：“得得得，赶紧带着你的电热毯走开，我这儿正出汗呢！”

马成喜：“政委，电热毯的功能不光是取暖，它还能吸潮去湿呢。”

季浩苏：“我不怕潮湿，我就是在望海机场长大的。”

马成喜：“这我知道。我还知道您的父亲，……我得尊称伯父，他老人家是107师的老团长，当年就牺牲在望海。事情好像发生在1969年……”

季浩苏皱起眉头：“这件事和电热毯有关系吗？”

马成喜：“是是……政委，您知道我这毛病，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的意思是，您毕竟离开望海多年了，这里气候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您瞧，我还给师长准备了一条呢。”

季浩苏：“马成喜呀马成喜，我怎么看你像电热毯厂的推销员呢？”

马成喜：“政委。我可没拿回扣。绝对！而且连公款都没用，我就是想表达表达我对首长的心意。您看，您是我的老上级，我又听说萧师长和我是老乡，我这心里别提有多亲切了！……”

季浩苏：“马成喜。我先给你打个招呼。”

马成喜毕恭毕敬地：“政委请指示。”

季浩苏：“我最讨厌来个领导就拉这种私人关系！快忙你的去吧。”

马成喜：“电热毯……”

季浩苏抹了把汗，眼一瞪：“马成喜！”

马成喜一个立正：“到！”

季浩苏：“向后转！齐步走！”

马成喜虽然极不情愿，命令执行得还是一丝不苟，迈着操练一样的步子朝门口走去。

十七、望海市火车站广场

桑塔纳轿车驶进广场，停下。

萧广隶看了看手表，望着华灯初上的一条长街：“那就是你们说的香港一条街？”

小万：“对。师长，您……要买什么？”

萧广隶好像没听见，脱下军装上衣，从后座拿起一件白夹克，打开车门。

小万赶紧跟了上去。

萧广隶穿上白色夹克，头也不回：“不用陪，我自己走走。”

小万站住了，困惑地望着新师长渐渐远去的背影。

十八、香港一条街

萧广隶不紧不慢地走着，望着街边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各色店铺、餐馆、歌厅、发廊、洗脚房……

红红绿绿的霓虹灯打在萧广隶的脸上、身上。

一间挂着“小厨娘”匾牌的饭馆前，萧广隶站下了。

从玻璃窗向内望去，靠窗的一个包房坐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侧身坐着，有些眼熟。

十九、“小厨娘”饭馆

萧广隶走进来。

年轻的老板娘绽着笑脸迎上前来：“老板发财！想吃什么？里厢请吧您。”

萧广隶没有理会老板娘，径直走向一个包房。

二十、“小厨娘”饭馆包房

三个正举着杯子的年轻人一齐朝门口望去。

萧广隶也望着他们。

三个年轻人看清楚来人，一下子哑了。倏地站起，打了个立正：“师长！……”

萧广隶没看错，他们是321团的飞行员。其中年纪稍长，一身精肉，两眼冒精气的正是团长贺鹏。另外两个是胖子贾勇和大个子王五一。

贾勇脸色惶惶：“……师长，我们，我们为自己搞个小小的庆祝活动。”

王五一忿忿地：“师长。你刚来不知道，我们321团是后娘养的，安全10周年好像都是他们323团的功劳！我们……”

贺鹏对着王五一瞪眼：“都给我闭嘴！”

贺鹏把酒杯往萧广隶面前一放：“师长，第一个10年安全已成定局，来，为107师新的10年干杯！”

萧广隶没有端酒杯，看了贺鹏一眼：“贺团长，这杯酒还是换个地方再喝吧。”

萧广隶转身朝门外走去。

贾勇、王五一呆呆地望着萧广隶的背影。

贾勇咧着嘴：“还以为他会批个屁滚尿流呢！”

王五一：“我们师的新头头有意思，文师长，武政委，文武颠倒。”

贾勇：“团长。听说新来的政委以前和你是一个部队的？”

王五一：“何止呀。咱团长曾经是季政委的掌上明珠！”

贺鹏：“啰嗦什么！”啪地一放酒杯，对着门外喊：“结账！”

贾勇一愣：“不吃了？”

贺鹏起身往外走。

贾勇极不情愿地站起身，又弯下腰挟起一只红焖虾塞进嘴里。

王五一在贾勇屁股上踹了一脚：“少心没肺，肉都长到屁股上了！”

二十一、“小厨娘”饭馆

贺鹏摸出钱夹子结账。

老板娘夸张地挑着两条假眉毛：“咦！那老板人好爽噢，已经替你们买单了喂。”

贺鹏倏地皱起眉头。

贾勇嘴一咧：“嘻，还有这等美事？”

王五一：“美个屁！”

老板娘惊异地：“咦！有人买单还不好？”

二十二、香港一条街

天黑了，灯火更亮了。

萧广隶走到街尾。

一间音响轰鸣的发廊里走出两个身穿空军地勤工作服的人。

发廊小姐倚门挥手高喊：“兵哥哥，再来噢！”

萧广隶站住了，望着他们。

两个人从萧广隶面前走过，看也没看萧广隶就跨上了自行车。

萧广隶：“站住。”

其中一个魁梧敦实小个头的人闻声跳下自行车。

萧广隶的脸被霓虹灯闪烁得红红绿绿。

小个头的人仔细辨认着，“噌”地立正站好：“师……师长……”

另一个精瘦的年轻小伙子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不耐烦地喊：“还磨蹭什么你！”

萧广隶面无表情地站着。

瘦小伙儿大概也看清了这个穿白色夹克的人，丢下车子站过来。

萧广隶望着那两颗吹了风，上了摩丝的漂亮脑袋：“哪单位的？”

小个头：“323团机务大队机械师张大锁。”

瘦高个：“323团机务大队火控师吕锦平。”

萧广隶：“机场没有理发的地方？”

张大锁战战兢兢地：“有……有……”

萧广隶：“既然有，为什么还来这儿？”

吕锦平满腹牢骚：“白天我们没有时间，晚上机场理发室关门打烊，头发长了又违反军容风纪，大会小会挨批，师长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萧广隶：“外出请假没有？”

张大锁低头不语。

吕锦平挺身而出：“张大锁是机务部队10年安全标兵，明天记者要给他拍照片，上报纸，他是被我硬拉出来理发的。师长如果要批评或是处分，我吕锦平一个人承担。”

萧广隶认真看了吕锦平一眼：“归队后向你们大队长报告。”

张大锁打了个立正：“是！”

远处，雄浑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钟声中，萧广隶看了下手表，转身走去。

钟声中，张大锁和吕锦平愣愣地戳在那里。

二十三、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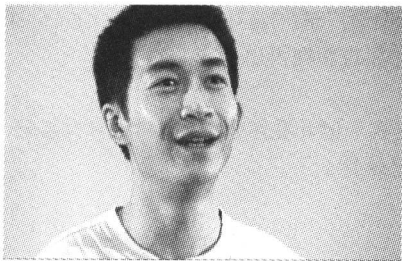
一列客车呼啸长鸣，从大山的转弯处急驶而来，巨大的灯柱刺破茫茫黑夜。

二十四、火车站出口处

出站的人流拥挤不堪，嘈杂一片。

萧广隶站在出站口，仔细巡视着出站的人流。

出站口不远处，一个神清气爽的小伙子伸长了脖子，也在观望着出站的人群。他是323团的飞行员燕扬。显然，他也在接人。



出站的人流中，一个20多岁的空军女中尉东张西望，她的旁边是一个30出头的知识女性，穿着风衣，气质优雅。

萧广隶看到穿风衣的女人，眼睛一亮，迎了过去。

燕扬看到那个空军女中尉，激动地向前冲了两步。突然，他发现了新任师长萧广隶，又赶紧退了回去，目光里闪烁着惊疑和焦急。

女中尉似乎发现了燕扬，却有意回避地走向萧广隶，冲着他腿上的蓝裤子一笑：“你是望海机场的？”

萧广隶点点头。

女中尉：“来接新华社的记者？”

萧广隶又点了点头。

女中尉笑笑：“本人也是望海机场的，去休假了，没见过吧？我也没见过你。”回过身介绍，“这是新华社记者牧青，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

萧广隶朝牧青望过去。

牧青脸上露出勉强的笑。

萧广隶眼睛里蹦跳的火花熄灭了。接过牧青手上的提箱：“走吧，车在前面。”

三人朝广场走去。

出站口的燕扬望着他们，满眼的沮丧。

女中尉依然回避着燕扬，故意地侧过身问萧广隶：“新调来的？”

萧广隶：“对。新调来的。”

女中尉一下子站住了：“不会是新来的政委吧？”

萧广隶摇头。

女中尉调皮地一笑：“我说呢，也太年轻了。牧青大姐，我回家休假20天，还没来得及接见新来的师长、政委呢。”



的栋。”

萧广隶和牧青被她逗笑了。

站在不远处的燕扬焦急而又无奈地转过身，拦了辆出租车，又朝成果望了一眼，钻了进去。出租车按了声喇叭，开走了。

成果瞄了一眼远去的出租车，如释重负地耸耸肩，转向萧广隶：“这几天师里正在忙安全10周年庆典吧？一定来了不少记者，还有首长们。不在机场我也想像得出。”

萧广隶：“关注你们师的人真是不少。”

成果：“哎，怎么是我们师？你得倒倒时差了。指不定哪个记者看你顺眼，比如牧青大姐吧，对着你咋咔嚓就照上了，你一激动，或许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牧青眼睛的余光又扫了萧广隶一眼。

萧广隶笑笑：“这倒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成果笑。

司机小万跑着朝萧广隶迎过来，接过他手上的提箱。

成果看着小万，又看看汽车，一下子呆住了：“这不是师长的车吗？！”

萧广隶笑笑：“本师长很荣幸受到你的接见。”

成果惊愕地喊起来：“你是师长？！”

萧广隶微笑着：“怎么？想打假？”

成果呵呵地笑着，拍着记者牧青的肩头：“牧青大姐！想不到吧？没到机场你的采访已经开始了！”

牧青：“是啊！文章的开头挺精彩。”

牧青说着，笑容还是淡淡的。也许感到了望海的闷热，上车前她把风衣脱掉了，脖子上白色丝巾飞舞了一下，几乎飘落。

萧广隶抬手把丝巾的一端从牧青后背搭上她的肩头。

呵呵笑着的成果正在开车门，笑声被新师长的这个动作绊了一下。

牧青笑着，朝萧广隶扫了一眼。

萧广隶转向女中尉：“怎么称呼你？”

女中尉：“本人姓名——成果。成，就是成功的功，果，果实的实。”

萧广隶和牧青几乎同时扭过脸看女中尉。

成果大笑：“这是我们师的一个笑话。去年部队改装‘蓝鲨’飞机，中央、省、市三家电视台来机场采访我们师长梁云翰，激动之下，梁师长自我介绍说：‘我姓梁，就是栋梁’。”

